

张惜年谈胞兄张申府、钱锺书说钱穆
穆叔先生给我的感觉

周有光说张家四姐妹、邓广铭与《学林春秋》

周一良谈往

马学良回忆导师丁声树
于道泉趣闻一则、季羨林的“君子一诺”

赵俪生给我的信

何兹全回忆陈独秀、胡厚宣称赞袁锡圭

赵元任谈作曲、“铁骨铮铮”的朱东润先生

张政烺接待李慎之、启功“投笔从戎”的故事

吴冠中谈写自传及其他

李慎之说要写一本介绍周恩来的书

新女性作家冯沅君

“学到老，学不了”的于省吾先生

美学老人朱光潜、既无言论更无行动的“右派”陈子展
冯至先生一生的三大憾事

罗庸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

大师绝响

张世林 编著

大师绝响

张世林 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张世林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绝响 / 张世林编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1.5

ISBN 978-7-5502-0261-0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81875号

设计制作 /  智品书业
ZHIPIN SHUYE

大师绝响

作者: 张世林

选题策划: 智品书业 (北京) 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巍

封面设计: 翁涌

版式设计: 梁定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楼2层 100011)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7.5千字 150mm × 225mm 1 / 16 10印张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ISBN 978-7-5502-0261-0

定价: 2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58572701

前言

这是一本小书，但记述的确是一些大师们的事情，而且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从《大师的侧影》一书中辑录出来的。另外，又从我早些年编的《学林往事》一书中摘编了一些补充进来。书中记述的那些事情，大都是我在向他们组稿时听到的。可如今，这些大师们大都仙逝了。这些往事也就成为珍贵的史料了。我以为，这些史料不仅有趣，不可再得了，而且还能引发我们的思考。因为这些大师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人物。从这些趣事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大师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他们那鲜明的个性、渊博的学识、分明的爱憎、卓越的贡献。只可惜，他们的中年、最应该出成绩的时候，却被那个年代里太多的政治运动耽误了大好时光。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一开始投身编辑工作就进入了中华书局，先后参与了《书品》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的创办和编辑工作，使我得以先后同这些大师们建立起了联系和友谊。可以豪不夸张地说，我那时经常外出拜访作者，有时一天要去六、七家，大都是骑自行车去。平时多靠通信联系。今天的编辑工作

与我们那个时代确实是大不相同了，信息高速发达的结果，是编辑与作者基本不用见面和写信，只需打个电话或发送个邮件就可以解决了，确实是快捷和便利了，但是也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这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文化是需要悉心培养的，会产生共鸣，发生承传的。编辑工作尤其如此！因为有很多选题和想法是在和作者聊天中生发出来的。不是拍拍脑袋就能有的。当然了，有许多趣事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说起和听到的。但现实状况如何呢？我不说大家也都看到了。一切向“钱”看，是出不来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的。试想：作者只想赚钱，出版者一门心思想捞钱，他们都掉进了“钱眼里”，哪里还会有文化？又怎么承传呢？还是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大师们的趣事吧。我敢说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文化，是学术，是做人。这本书确实有趣，且已成绝响；固然可以轻松地说，却不能不深深地想：我们今天究竟应该从这些大师们身上学习些什么？我希望年轻的读者都能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张世林

目 录

钟敬文谈“成功”与“做事”	/ 00一
顾廷龙谈用“变天账”换美元	/ 00三
顾廷龙的耳背与“耳聪目明”	/ 00五
缪钺先生给我的墨宝	/ 00九
周有光谈接触过的重要人物	/ 0一一
周有光说张家四姐妹	/ 0一二
邓广铭认为传统文化首先应该现代化	/ 0一三
邓广铭与《学林春秋》	/ 0一六
吴宗济缘何离开史语所	/ 0一八
吴宗济逃过“反右”一劫	/ 0一九
张岱年谈胞兄张申府	/ 0二一
杨向奎谈哲学与科学	/ 0二三
杨向奎说张政烺和丁声树	/ 0二五
钱锺书说钱穆	/ 0二八
钱锺书让我帮他借《中华大藏经》	/ 0三〇
周振甫与钱锺书的交往	/ 0三二

周振甫的谦虚	/ 〇三八
于道泉趣闻一则	/ 〇四〇
季羨林的“君子一诺”	/ 〇四一
季羨林谈蔡元培及其他	/ 〇四四
季羨林说“大事糊涂，小事精明”	/ 〇四六
季羨林说“皇帝”	/ 〇四七
何兹全说一定要做完的三件事	/ 〇四九
何兹全说傅斯年和史语所	/ 〇五〇
何兹全回忆陈独秀	/ 〇五一
侯仁之说王世襄还欠他一样东西	/ 〇五二
胡厚宣称赞裘锡圭	/ 〇五三
胡厚宣的最后一篇文章	
——《我与甲骨文》	/ 〇五四
张政烺负责点校《金史》	/ 〇五六
张政烺说招进了一个好学生	/ 〇五八
张政烺接待李慎之	/ 〇六〇
史念海谈黄河和长江	/ 〇六二
启功“投笔从戎”的故事	/ 〇六四
启功发脾气	/ 〇六六

周一良拒绝我的请求	/ 〇六八
周一良谈往	/ 〇六九
罗继祖反对古书白译	/ 〇七〇
马学良回忆导师丁声树	/ 〇七一
马学良说潘光旦曾劝慰费孝通	/ 〇七三
程千帆谈黄季刚为何重视拜师	/ 〇七四
程千帆说“没有匡老就没有我后面这二十年”	/ 〇七六
王世襄请吃饭	/ 〇七八
王永兴谈师从郑天挺	/ 〇八三
王永兴谈向达手抄	
《敦煌卷子》的毁灭	/ 〇八五
听任继愈冯钟芸二老聊天	/ 〇八七
赵俪生给我的信	/ 〇八九
吴冠中谈写自传及其他	/ 〇九三
李慎之谈“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	/ 〇九五
李慎之说要写一本介绍周恩来的书	/ 〇九七
赵守俨给我创造机会	/ 〇九八
钟敬文受聘北师大	/ 一〇〇
赵元任谈作曲	/ 一〇一

儒佛兼修的梁漱溟先生	/ 一〇三
范文澜先生的治学格言——“专通坚虚”	/ 一〇六
傅斯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 一〇八
“铁骨铮铮”的朱东润先生	/ 一一一
“学到老，学不了”的于省吾先生	/ 一一四
美学老人朱光潜	/ 一一六
既无言论更无行动的“右派”陈子展	/ 一一九
毅生师教我记庙号	/ 一二一
《红楼梦辨》手稿失而复得	
给俞平伯带来了什么	/ 一二二
敢于为老师仗义执言的俞平伯先生	/ 一二四
罗庸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	/ 一二六
生性耿直的向达先生	/ 一二八
新女性作家冯沅君	/ 一三〇
唐兰先生在“文革”中的一件趣事	/ 一三二
父亲郑鹤声对我的教导	/ 一三四
为人耿直、尊师爱生的刘节先生	/ 一三七
“为社会服务”的魏建功先生	/ 一三九
雷海宗被划为“右派”的起因	/ 一四三
冯至先生一生的三大憾事	/ 一四六

钟敬文谈“成功”与“做事”

钟敬文先生在他撰写的《我与中国民俗学》一文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长达七十多年的民俗学研究所走过的坎坷历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事情是没有的。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探索的结果。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他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需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诫他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揭示了积累和成功的规律，是钟老留给广大后学的宝贵的治学经验。

记得当我把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学林春秋》送到钟老手上时，他拿过书认真地翻看后，对我说：“真是出得又快又好！有时

候干事情，不一定人多就好。你编这部书就你一个人吧，要是
一个集体，反而不见得能编好。人多意见不容易统一，你想这么编，
他想那么编，劲使不到一处，有时还互相掣肘。一个人虽然力量
有限，但当你把力量发挥到极致，力量就是很大的。”我知道钟
先生是在鼓励我，其实他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以九十多岁
的高龄，仍然在指导多达十几名博士生，还要关心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还要挤出时间写文章。对比他老人家，我们所做的还是太
少了。

顾廷龙谈用“变天账”换美元

听顾老聊天，真是增广见闻的好机会。其中有不少的趣闻轶事。

有一次，他说到上海图书馆收藏“家谱”的事。“解放后不久，上图收集到了很多很多的‘家谱’，但那时的馆领导对这堆‘家谱’不感兴趣，不愿意收藏，准备把它们全部处理掉。我听说后便以极便宜的价格把这批‘家谱’全部买了下来，拉到一个朋友刚刚借给我的一间大房子里，整整堆满了一屋子。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质问我为什么要收购这么多的‘变天账’，更多的人也认为它们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我又把这些‘家谱’全部拉回了馆里。到了80年代，美国有一个‘家谱协会’，听说我馆收藏了不少‘家谱’，便派人专程来到上海，提出以每面多少美元的价格，要翻拍这些‘家谱’。没想到我当时以公斤计价买下的这批‘变天账’，一下子值了钱，给馆里赚了很多的美元。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除了“家谱”，顾老还不止一次地谈起过“抢救废纸”的工作。他说：“1953年左右，上图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所谓废纸，其

实都是一些人家不敢或不便收藏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我们就在那批废纸中抢救出大批的家谱和太平天国的粮串。所以，上图在这方面收藏较多。另外，还抢救出两部宋版书，一部是全的，交由南京图书馆保存；一部不全，是《五臣注文选》，交由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保存。那时的废纸，起码有一半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啊！不过那时在图书馆工作确实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好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也不识货啊。而现在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只知道创收，动不动就向读者要钱，而业务上不要说懂古书，连古文都读不通，真是没办法。起码收藏古书的人要懂古书吧！”九十多岁的老人还在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操心呢。

大师
绝唱

顾廷龙的耳背与“耳聪目明”

晚年的顾老耳朵有点背，所以，我同他说话时声音要大一些，好像是右耳背得比较厉害，我总是坐在他的左边，他听起来方便一些。不过，每次能同顾老聊天，首先要感谢他家的小保姆在家给我们开门，要是他一人在家，任你怎么敲门，也只能是吃闭门羹。

有一次，事先已同顾老约好第二天早上九点去给他送书，他说在家等我。第二天赶到后，敲了半天门，就是没人应。我和同去的刘学成说，顾老不会出去散步了吧？明明是约好的啊！边说着，边走出楼道门来，准备去迎迎他老人家。顾老家住一层，出了楼道门，旁边就是他家的一扇窗户，离地面不是很高。学成说我爬上去看一看，顾老会不会在家听不见？他爬上去一看，说顾老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呢。我也爬了上去，果然如此。我们就敲窗户，但他老人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站在门外等待。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家的小保姆终于买菜回来了，这样我们才进了屋。他老人家见了，还说：“不是说好九点来吗？我一直坐在这里看书等你。”真令人哭笑不得。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
 忍耻是男儿死且不避
 苟且偷生卷土重來未可
 知

唐杜牧詩

梁廷幹領東韓祭酒吳公題
 世林先生正腕

九三老人
 顧廷龍



勝敗兵家事不
期色羞忍恥是
男兒江東子弟
多才俊卷土重
來未可知

唐杜牧詩

世林先生老友也試
我目力作此小幅聊
供粲正丙子二月
頤廷龍時年九十三

于北京之北苑



还有一次也是这样，坐在楼道边等了半天，也不见小保姆回来。正在焦急之时，他家楼上的一个邻居回来了，见了我们，问明情况后，说：“我上去给他老人家打个电话，他能听到，会来开门的。”我们这才见到了顾老。

可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是1996年年初，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此前他回上海去了一段时间，给我开门的是他的儿媳妇，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了，我便问：“顾老这一段身体如何？”“身体还好，就是听力好像不如以前了，你同他讲话时声音要高一点。”我听后又问：“眼力还好吧？”其实，我们的这些谈话都被坐在一旁的顾老听进去了，只是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坐下后，我便同顾老聊了起来。这之后过了不到一个月，他老人家打电话叫我去一趟。我去了以后，他没说话，而是回身进书房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两张信纸，上面是他用毛笔小楷书写的唐代诗人杜牧的同一首七绝：“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想起来了，有一回闲谈中，我说过很喜欢杜牧的这首诗。两幅手迹，第一幅上的字相对要大一些，而第二幅上的字要小很多，真可谓是蝇头小楷。更为特别的是，他老人家在诗的后面，又用更小的字写了一段跋：“世林先生老友也，试我目力，作此小幅，聊供粲正。丙子二月，顾廷龙，时年九十三，于北京之北苑。”

由这件事可以见出，顾老的心是多么的细致啊！他老人家又是多么的风趣和儒雅啊！

008